军形第四 CHUN HSING (Tactical Dispositions) IV

战争必须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完成之法，则为『修道保法』——实现军队之精神物质的两全主义。攻守以保持行动的秘密为最上，一经发觉敌的败形（虚隙），即集中无比的威力，一举而歼灭之。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

古时善战的主将，当要进攻敌人，都是预先充实了自己的内部（精神物质的两全），使敌不能胜我；而且确保主动地位，一待敌发生有可胜的虚隙，即乘之。敌之所以不能胜我，是由我预先充实了我的内部，——这是属于向己的问题，虽可以自由处理；但仅是这样，还不能胜敌的，胜敌必须乘敌的虚隙，然而虚隙的发生与否，则属于敌方的问题，不让我自由强求。

The ancient masters of war first made their armies invincible, then waited until the adversary could with certainty be defeated. The causes of defeat come from within; victory is born in the enemy's camp. (C)

【先为不可胜】即于未战前，充实了自己的内部，与后述『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意义相同；其完成之法，为后述的『修道保法』，因之修道保法，便是全篇的主眼，详后。又此篇，有人评为：『现代一篇顶有价值的国防原理』，实有见地。

美国的先为不可胜

美国过去反攻日本，真可以说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即美国于一九四一年遭受日奔对珍珠港的奇袭，一时因损失过大，自知反攻无『先胜』的把握，于是乃暂取守势，埋头准备，直至一九四四年认为战斗力已加强，即已具『不可胜』的条件，同时日军亦已陷于势分力弱，遂转取攻势，由瓜加林之役至琉球之役——其间真是所向无前，每战必胜。亦即后面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那有不胜的道理？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所以善战的主将，虽能够使敌不能胜我，决不能依我的意志，造成敌的败因——虚隙以取胜。故曰：胜敌之事，是可推知的，但不让我自由造成敌之虚而取胜。

乘虚制胜

良将不为敌所乘，却能乘敌之虚似取胜，这虚，是待敌自然发生而捕捉之，故解为由我造成之则不对。作战纲要等书所谓『立于主动地位』，即使敌不能捕捉我之虚意。在战争与战斗

的过程中，彼此必会自然发生虚隙，而能捕捉之，这是名将与凡将之所由分。柔道家（柔道为日本为一种拳法）所乘的是对手之虚，决不是勉强地造成对手之虚而乘之，而是乘其自然发生的间不容发之虚而取胜。这节虽是难解之文，但举出这个譬喻，也许可以使读者领悟孙子所说兵机的要谛吧？

范蠡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这是就战场上而说：倘若我尚未有胜敌的兵力，则暂行防守；反之，倘若我一有胜敌的兵力，即速行攻击。大凡我守的时候，是因胜敌的兵力尚不足，而攻击的时候，则由我胜敌的兵力已有余，（兵力的有余或不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当胜敌的兵力不足而守，这时所谓善守者，好像藏于最深的地下一样，使敌无从侦知我的虚实，以施其技，且常保主动的地位；及至胜敌的兵力已有余，这时所谓善攻者宛如飞翔于最高的天空一样，行动秘密而机敏神速，乘虚攻之，使敌无从应付。这样的攻守，便可以保全自己的军队而取得完全的胜利。

九天九地

攻守原为用兵不定之形，用兵的最后目的为取胜，但欲取胜，结果必取决于攻击。故『不可胜者，守也，』不是永久的防守，乃是暂时的防守。【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兵力不足是弱，兵力有余是强。大场弥平少将解说：『日清战争之前，日本的陆海军比清劣势，因之在未获得海权的当时，便以守势为骨子，着手构筑本国内各战略要点的要塞，以为防卫国土。可是日本以前是怎样「守的不足」呢？现在各地所留存的要塞，便是最好的证明。不久，陆海军俱达于必胜的境地，于是乃舍守势而转取攻势，进兵于辽远的满洲之野，求决战的战场于大陆。』【九天九地】为中国旧天文地理学的名词，据杨雄太玄经的记载：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美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啐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九地——一为沙泥，二为泽地，三为沚崖，四为下田，五为中田，六为上田，七为下山，八为中山，九为上山。在这里，此喻其深与高，即形容行动诡秘，莫测高深。但是现代战争上还有其巧妙的意思，这令人想到孙子又是一个豫言家了。

○ ○ ○

藏于九地之下的要塞战

在一次欧洲大战，一九一六年凡尔登的要塞战，优势的德军以猛烈的炮击，几乎尽将法军的堡垒粉碎，创造了『凡有形的，必被破坏』的新记录。因此，以巨炮巨弹，空中爆击等破坏火器为攻击之主力的现代战，对于要塞的构筑，有愈趋藏于地下的倾尚。例如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德国的齐格飞防线，又如俄军在东部西伯利亚的国境防线上，建筑了数千仅露一点头角于地面的『托赤卡』（Tortica)分散要塞群。孙子于两千多年前就说『藏于九地之下』的守城战，真是意思深长。

动于九天之上的飞机

又，在一次欧战时，一种新的兵器——飞机登场了。据说：英法协约军于最初的国境战，发现德军侵入比利时，是由于『动于九天之上』的一只飞机侦察的结果。

与汉尼拔的康纳包围战，俱称为世界二大美技的一九一四年秋坦能堡歼灭战，是飞机活跃的赐物；兴登堡元帅于战后，曾这样述怀：

『没有飞机，便没有坦能堡。』

最近飞机愈呈跳跃的进步，不仅可舞于九天之上而俯瞰，且可搭载大量炸弹作远距离的轰炸，成为直接攻击的强锐武器；倘若想起：它加于敌国的首都、主要都市、战略要点的巨大威力，则孙子『动于九天』的战略，正是古今一贯的大原则。 ——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

藏于九地之下的防空室

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马奇诺防线及新嘉坡要塞的陷落，使一般人对于要塞的价值，起了动摇，使一般人以为孤守『藏于九地之下』的要塞，是无用的，所以我们应把孙子这个原则活用到防空方面来。在二次大战中，像重庆桂林等地的大隧道、防空洞，真不知救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至于伦敦的地下避弹室，乃建筑于地底七十英尺深处，更为安全，其中分有：地下内阁，用厚达十六呎的钢骨水泥来保护，且有避毒气的门户和御捕炸弹的钢网，战时首相邱吉尔及其阁员就是在这里工作着。地下总部，内部共有一百二十七个房间，屋顶上面有通风管，空气调节器，气管等设备，在那里工作的人员限于中级以上军事人员，所以伦敦当时不论在德机怎样疯狂的轰炸之下，均不足以妨碍他们的安全及工作。尤其是自从原子炸弹出现后，使将来的防空设备愈有深藏于九地之下的必要，所以现在有人主张在将来原子战争的时侯，所有军事设备和有关作战的工厂均要预先移入地下，必要时人民也要完全躲避到地下去。

动于九天之上的伞兵与空军

其次说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更成为二次大战的制胜铁则。例如为一次大战所无的降落伞部队，全以『飞将军自天而降』的姿态，乘敌方的不备，降落于敌后，而收惊人的战果，像德军的占领荷兰水闸，及攻破列日要塞，均为伞兵之功。至于空军，不特可以制陆，且可以制海，例如美日海军在太平洋之珊瑚、中途、塞班诸岛及菲律滨、台湾海面诸海战，双方的兵舰往往相距百里以上，即开始空战空袭，不待兵舰的接触而胜负已分，不待说，这是由于美国空军占绝对优势，把日舰炸得片甲不留，或畏战而逃。至于原子弹的轰炸日本，这是超空保垒以动于九天之上的姿态演出。孙子于两千年前已预言了今日战争的形态，彼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军事思想家!

○ ○ ○

全胜的哲理

这一节还未见过健全的解说，大概是因为不知解释之法吧?所谓『全胜』是怎样的呢？我军以千人之力，而杀敌百人，这不是全胜，何故呢?盖其中仅发生一死一伤，都不是全胜；仅损失

一矢一弦，也不是自保了；有损害的仅是比较的胜利，不是自保，也不是全胜；不然，我以千人之力而遭遇万人的战斗力，那就要完全消灭了；像这样相对的考察，不是孙子的根本思想；胜者即败者，胜与败是互生于同一根蒂，故孙子的所谓全胜与全败相同，色即空，空即色。老子说：『善行无辙迹』，这便是战争的哲理，亦即孙子所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这节所用『九天九地』的名词，其意形容至高至深；天地虽高深，用科学之力，却可以测定其高深；至于无形在物理学上则为无限大，纵是若何刚健者，都不能取胜于无形，且又看不见其无限大，故敌不能与之战，所以老子把它叫做『不争之德，不负之强。』故谓：『敌兵虽百万，我仅一人未必败。』这，由于哲理比数理的观念更高，在朦胧的梦境中，孙子的战争哲学露着微笑。

说起来是很复杂的，但因是孙子的要点，所以再有回头作一度解说的必要。用拳头击暖帘，强是不胜弱的；铁腕比暖帘，暖帘比空气，而克服空气的是什么？空气虽强，却有气象构成它的原素，但梦幻是无形的，所以最强，所谓『形兵至于无形』，就是这样。于描写禅的秘境，有『电光影里斩春风』之句，山冈铁舟在道场中对于挂着这七字匾额，认为是剑道真谛，但同时也是兵法的真谛；闪然的电光，于很快消失之前，立刻拔剑而斩春风，——那是狂人吧？我想：精神变态者囚于物欲，是不会尝得这种妙味的；然在那反复披诵中，自可以顶略其妙吧。

关尹子说：『圣人藏于天，故不能伤焉。』尉缭子说『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

——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

原来良将是用不著作战而屈人之兵的，故洞识胜利的机会，超不出常人所洞识的范围，（为人不知而胜取的，以谋攻为最善。）不是最善的胜利，因为结果必出于交战；至于敌人力战苦斗后，方获胜利，为天下人人拍手赞美说：『劳苦功高呀！劳苦功高呀！』这也不是最善的，因为自己已蒙了无限的损失。总之，这简直好比能够举起一根轻细兽毛的人，不能叫做体力强的人；能够看见太阳与月亮的人，不能叫做视力强的人；能够闻得轰轰的雷声的人，不能叫做听力强的人。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杀得血流成河）的大胜，以兵法家的眼光来看，不是之善中之善，而以屈服敌作战于未萌为至善；次之，为不费摧枯拉朽之力而胜的自然之战。

老子说：『上善若水。』又说：『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见贤。』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古时所谓善战的主将，其取胜，是胜于很容易取胜的敌人，即不待敌人的兵形已成，而机智敏捷，运用伐谋伐交等手段，不经交战，而使敌人屈服，— —这是一种微妙机秘的动作，故为一般人不注意，不惊讶。因此，这种胜利，就不会震动炫耀于一般人的耳目之前，被称赞为智者勇者的了。

以墨子为证

墨子说：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愿借子杀之。』公输盘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千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盘曰：『诺。』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团，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由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为与其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襟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

良将对于战斗的胜利，是一定有把握的，即其所战必胜；而其所以胜，则由放捕捉着已露败形的敌人。

【不忒】为不差或一定有把握意，有本作『不惑』。 【所措】为所战，或所举兵意。

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这与前节的『自保而全胜』相应，良将的作战，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一经发见敌人露出败形，就不失时机而速攻之，使敌不能幸免于败。

老手说：『善建者不拔。』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是故胜先兵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所以可胜的军队，于战前已具备着战胜的条件（即前说的内部充实），然后出而捕捉着敌人的虚隙以决战，故百战百胜；反之，必败的军队，事前没有其具备战胜的条件，贸然出而战斗，侥幸胜利于万一，结果每战必败。

Thus it is that in war the victorious strategist seeks battle after the victory has been won, whereas he who is destined to defeat first fights and afterwards looks for victory. (G)

战争哲学者克劳塞维慈用辩证法研究战胜的结论说：『胜利的最初是极微小而难感觉的；但在战争的进行中必扩大，而其结果更大。』老子说：『见小曰明，守柔曰强。』又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以上所述，要而言之，善用兵的良将，既修明道——『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又保法——保持『曲制，官道，主用』的完整；所以，就能够支配胜败，即我可以乘敌之虚而取胜。

【修道保法】道与法，均为始计篇所说的道与法，但这里所说的道，据编者的研究，乃为将帅对部下士卒的有道，如共同甘苦，财政公开，训练有方，纪律严明，赏罚公平等是。保法，为保善军制或保持军备的充实意。这样，则军队的精神与物质俱臻于优越，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出而求战，其攻则动于九天之上，守则藏于九地之下，那么，当然能够『为胜败之政』了。但亦有此种解释：『修道』的道，为战略战术。『保法』的法，指下引的五项用兵之法。

【为胜败之政】为胜败即为胜(必胜)，败字乃无意思的接尾词。好比一旦有缓急的缓，是无意义的接头词；能辨异同的同，是无意义的接尾词，——在古文上，此类颇多。

板井末雄说：『修道保法为全篇的主眼，本论已尽于此，下为余论。』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在古代兵法上说：『战争之事，先从度（地理的研究），经过量、数、称，而到达胜。即凭测度地形的险易远近，而决定作战大纲为度；度决定以后，其次为依战场的广狭；而研究战线的长短，兵种的配备为量；以量为基础，而决定兵员的多寡为数；由数的计算，而估定彼我战斗力的轻重（强弱）为称；依于这四种法则的研究，而得的胜算为胜。』

For the rule is the survey of land； the measure tells the amount of that land's produce；the tables its populations： from the scales their weight or quality is made known； and then can we calculate victory or defeat. (C)

孙子这里所说的『度』，『量』，『数』，若以今日的眼光观察，实过于物理的，大有一读难解之感。但在古代，用密集集团，而各持原始的白兵，以猛烈的冲击力，而压倒突破敌人，乃依兵数的量与其速力的相乘积以构成运动的摧毁力而求胜，因有量、数之说，并不足怪。

孙子与西方军事家的观点相同

在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军事著述家 Rustow（着有十九世纪的作战等书）曾这样说过：

兵力的优势，非先从数的优越中求之不可。如果得不到绝对的优越，亦须得到相当的优越，这就是决定战争的要点，即不论在某战地，某地点，某战场，非求得到胜利的最确实而最容易之点不可。

拿破仑关于兵力量，在其笔记说：

军队的力量，好像机械学的运动量一股，是质量与速度的相乘积。

这是说军队的行动迅速，同时，也是从物理的和量的来看战斗的军队。这点，与孙子的看法同一。

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良将明于上述的五项法则，定下胜算。然后开始战斗；败将昧于上述的五项法则，糊里糊涂而战，于是两者的相差：前者如以一镒之重而临一铢之轻；后者，如以一铢之轻而当一镒之重；那么，胜败之数，在未战之前，已昭然若揭了。

A victorious army, opposed to a routed one, is as a pound's weight placed in the scale against a single grain. (G)

【铢镒】为我国古衡名，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二十四两为镒。

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所以良将一经开战，好像决开数千米突深之山溪的积水奔泻而下一样（即集中无比的威力，一举粉碎敌军），这是叫做军形。

The attack of conquering forces is as the outburst of long pent up waters into sunken valleys. Such are the orders of battle. (C)

【积水之溪】溪是山中之涧，积水是蓄积着的水，即涧中蓄集着的水。【千仞】古以周尺八尺为仞，合今营造尺六尺四寸八分。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

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在耶纳的战胜，其战势的猛烈，正如孙子于此所说：『决集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彼于战后向天大啸：

『杀我的弹丸还未铸造!』

优势

其胜因，固由于战略的巧妙，用兵的迅速等，要而言之，还是以二十万的大军对普军的十五万之压倒的优势，为其重大因素。

速力

谈到孙子的这种战势论，同时，也令人联想起军的速力。美国的伟大海军战略家马翰氏，于其者作中，解说当为海战必胜的要诀，就是这速度的问题。

压倒

过去太平洋之战，美空军常以压倒的态势，夺取了制空权，击败日空军，而各机均以无比的速力火力，保持其优势的战斗之姿，这也令人想起仿佛孙子所谓：『决积水于千仞』的威势。

<table>
<tr><td colspan="4">军形（无形）</td></tr>
<tr><td colspan="3">内形－善战者</td><td>外形－兵法</td></tr>
<tr><td>先为不可胜
（在己）
以待敌之可胜
（在敌）</td><td>胜于易胜：
见胜不过众人之
所知非善之
善者也
战胜而天下曰善
非善之善者也</td><td>立于不败之地
而不失敌之败</td><td>度－地生度
量－度生量
数－量生数
称－数生称
胜－称生胜</td></tr>
<tr><td>故胜可知而不可为</td><td>故
举秋毫不为多力
见日月不为明目
闻雷霆不为聪耳</td><td>故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td><td>故
胜兵若以镒称铢
败兵若以铢称镒</td></tr>
<tr><td>守（不足）－
藏九地之下
攻（有余）－
动九天之上</td><td>攻其胜也
无智名
无勇功</td><td rowspan="2">即良将者先有一定
之胜算然后求战</td><td rowspan="3">故
胜者之战若决积水
于千仞之谿者形也</td></tr>
<tr><td>故 自保而全胜也</td><td>故 不忒而胜
胜已败者也</td></tr>
<tr><td colspan="3">故修道而保法能为胜败之政</td></tr>
<tr><td colspan="4">内外无形</td></tr>
</table>

虚实

兵法是虚对实。虚实。

○ ○ ○

虚实的转化、相生，虚变实，实变虚，虚虚实实。

○ ○ ○

虚对虚，实对实的虚虚实实不是兵法。兵法是虚对实，实对虚的虚实实虚。虚变实，实变虚的虚实实虚。

○ ○ ○

虚实转化而变为虚实实虚，虚实展开而变为虚实实虚，那么所谓虚实实虚是虚实的转化，是虚实的展开。

○ ○ ○

虚虚实实原为兵法向来的意义，但不过是虚实的单一返复、循环，并表示虚实的转化、展开而已。

——译自多贺义宪着东洋古兵法的精神一书